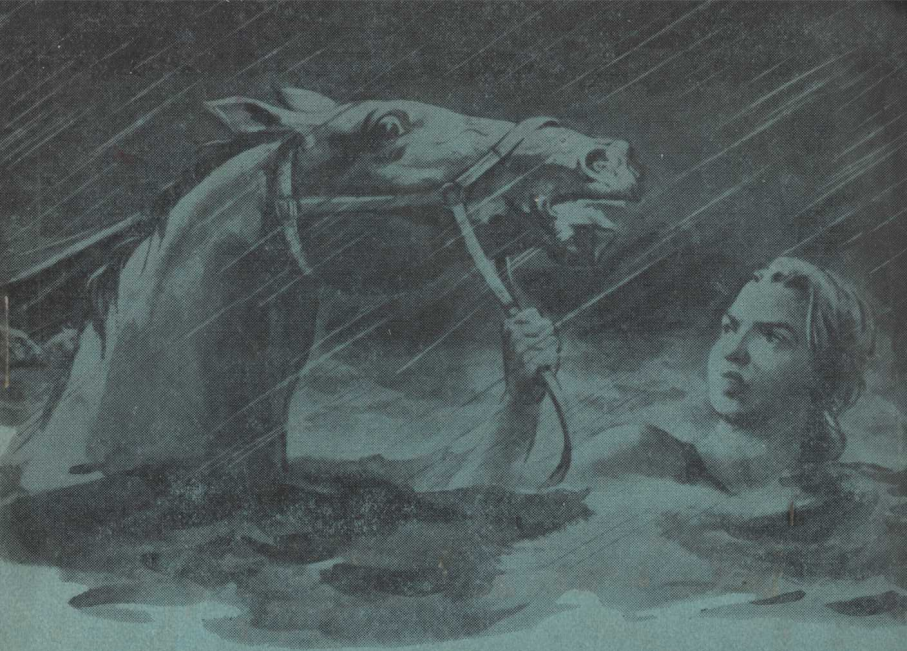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青年在集体农庄里

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編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苏联集体农庄介绍小丛书之九

青年在集体农庄里

遼寧省中苏友好协会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寫在前面的話

本書中的6篇文章，介紹了蘇聯集體農莊青年在生產活動中的一些先進事迹。這些生動的故事，概括地說明了蘇聯青年的優秀品質。他們堅毅勇敢，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並且富有首創精神，因而善于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。他們對待社會主義財產的高度責任感，使他們把集體利益看得重於個人利益，因而在面臨最嚴重的考驗時刻，表現了崇高的品質。他們不僅在共同勞動中，在同志般的幫助中產生了友誼，而且這種友誼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，它對朋友的缺點和錯誤，不是包庇袒護，而是給予公正的責備和熱誠的幫助。同時，他們這種對缺點不調和的態度，也表現在嚴格地要求自己，勇于克服自己的缺點，改正錯誤。另外，蘇聯青年的優秀品質，也表現在他們不恐懼生活的風暴，不逃避艱苦的工作，而把安逸的生活和輕鬆的工作看作是最可恥的。

正是由於蘇聯集體農莊青年具有這些優秀品質，他們已成為農業生產戰線上的一支積極的、突擊的力量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。

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青年，應該以蘇聯集體農莊青年為榜樣，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，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主義覺悟水平，以便在推動農業增產運動，實現我國農業發展綱要的鬥爭中，發揮更大的力量。

目 錄

救馬的姑娘.....	4
勇 敢.....	9
不怕困難.....	13
朋 友.....	18
新生活開始了.....	22
瑪依沙復員回家了.....	29

救馬的姑娘

留得米拉和尤麗亞到電影院去晚了，第一場已經開演，而下一場要在8點鐘才能開始。她們不願意多等，因為天色晚了，而且雨也越下越大，道路沖壞了，要是等到看完電影，冒着黑回家就要吃很多苦頭。

她們沉默地往回走着，腳下的泥水在嘩啦嘩啦地响着。留得米拉身材瘦小，全身凍得發顫，常常東倒西歪地在路上趟着泥水。她們好容易才走到村邊，這時阿非魯斯河的河水已經滿槽了，在腳邊飛濺着。

尤麗亞轉身對留得米拉說道：

“真不是游逛的天氣，眼看河水要出槽了！”

她們回到家里，已經是晚上8點鐘了。沙薩在家里把爐子燒得旺旺的，使她們感到非常溫暖、輕鬆。

尤麗亞脫下被雨水濕透了的衣服，鑽到溫暖的被窩里，對留得米拉說道：

“我可要睡了，你不躺下麼？”

留得米拉一時不想睡，坐在爐邊，出神地望着爐子里畢剝發响的劈柴。窗外面的大雨在嘩嘩地下着，屋里顯得格外寂靜。

這時，沙薩在屋角的什麼地方帶着懇求的口氣說道：

“留得米拉，你在呆想什麼？給我講點什麼吧！”

留得米拉不耐煩地說：

“講什麼呢？我又不會講。”

沙薩又緊接着央求說：

“講講你自己的事吧，你到我們農莊半年多了，可是我一點也不了解你……”

留得米拉不吱聲了。她從沙薩的眼里看出那種同志式的關懷和對她這個瘦小、孤伶的姑娘的撫愛。於是，留得米拉的臉上不由得現出了微笑，輕輕地講了起來。

……在很遠很遠的什麼地方，有一個叫索斯諾卡的小村子，偉大衛國戰爭的前三年，她在这里出生了。她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，後來——也是在戰前，又有了一個小妹妹。

留得米拉已經不記得父親是什麼樣子了，他在偉大衛國戰爭開始的第一天，就到了前線，並且在第一次戰役中就犧牲了。

留得米拉回想起那些艱難的日子說：

“1942年母親也死了……我們這羣孩子後來都落到育兒院里。

“我們的那個育兒院可真好，房前面有一條河，河那岸有一片樹林。我們常常和杰拉西莫芙娜老師一起到那里去。這時，她就對我們說：‘孩子們，坐下來，我給你們讀一本新書。’有時她也給我們講一些戰爭和英雄的故事。她講得非常好。聽着她講的故事，就像你親身看到：卓婭順着雪堆走着，法西斯匪徒在她面前吓得發抖的情景。”

留得米拉講到这里，忽然轉換了話頭，激動地說：

“瞧吧，沙薩，戰爭的時候出現了些多麼了不起的人

物啊！”

沙薩同意地說：

“这倒对。不过你还記得你的老鄉高尔基是怎样說的麼？他說：‘人的一生永远有樹立功績的机会。’”

留得米拉沉思了一会兒，說：

“不記得啦。但是我總想做件什麼不平凡的事。也許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从育兒院里跑出來的吧！……那時，我想親眼看看書本上寫的那些城市，見見那些英雄人物。我本來認為這是些不平凡的人，可是現在我才真正了解他們為什麼是不平凡的。”

沙薩好奇地問：

“怎样了解的呢？”

“不，沒了解到什麼，”留得米拉故意岔開了話頭。
“不过我倒見過許多城市，到过高尔基、基輔、斯維爾德洛夫这些城市，还到过秋明，以后我的游覽就結束了。在克魯泡特金城，人們把我送到孤兒收容所，从那里把我派到你們農庄里來……”

停了一会兒，她笑道：

“本來想当英雄，結果却在这里当了飼養員。”

沙薩打断了她的話說：

“得啦吧！难道飼養員就沒有当勞動英雄的麼？”

留得米拉大笑起來：

“可是我現在連飼養員也不是了。”

原來，一个月前，農庄管理委員會就調她当助理會計員了。但是她這時很想開一下玩笑，于是說道：

“瞧吧！这回我可找到建立功勳的机会了。”

事情就發生在這天夜里……

……外面驚人的喊叫聲，把留得米拉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她感到事情不妙，急忙從床上跳下來，穿上鞋和毛衣，就冲到街上。

原來這時因為大雨下得時間太長，山洪突然暴發。周圍山上的雨水都流進農莊附近的阿非魯斯河里，河水出了槽，淹沒了河邊上農莊的馬房。

黑暗里，從遠處傳來驚慌的馬嘶聲。

“馬怎麼辦呢？馬房在河那岸，必須把馬救出來！”留得米拉一面焦急地想着，一面就毫不猶豫地往水里跑去。她兩腳剛一插到水里，就感到像刀扎一樣，河水冰冷得刺骨。猛烈的浪花沖打着她，使她站不住腳。她覺得濕透了的衣衫，直往水底拖她。她就先回到岸上，把衣服脫下來，對沙薩說：“不行，河床太寬，穿着衣服游不過去，你把衣服也脫下來，咱們一起去。”

她們緊拉着手，重新往馬房奔去。她們在水淺的地方就往前跑；有時被浪花沖倒，怎麼掙扎也站不起來，就被猛烈的水流往下游沖去，結果只好再爬回岸上來。

河岸上有人說：“快去找鄰村人來幫忙吧！”留得米拉堅決地說：“不行，人來了，什麼都來不及了！讓我一個人沖過去，給我一把刀子！”

留得米拉又跑下水去，人們在岸上擔心地望着她。她走了幾步，一個浪花就把她打倒在水里，停了一會她又露出頭來，向岸上喊道：“別擔心，我會游到的！”

從河這岸到對岸馬房那里，有250公尺寬的河水，激流在黑暗里咆哮着，大雨還在猛勁地下着。留得米拉就



这样在水里有時跌倒，有時被水冲走，最后終於用尽全身力气游到了对岸。

馬房里的馬站在齐肚深的水里，乱叫乱跳。留得米拉好不容易才打開了馬房的門，用刀子割断了因为濕透而沒法解開的繮繩，把馬匹赶出馬房。這時，馬匹就像迷失了方向似的被激流向河心冲去。

“要被浪冲走的！”留得米拉啊的叫了一声，就奋不顾身地游着水去追赶馬匹，她几次地被浪花淹沒了又掙扎着从水里鑽出來，最后終於抓住了一匹馬的繮繩，領着它向岸上游去。其余的馬也都跟着她轉过头來，掙扎着向岸上游去。

当她回到自己屋子里的時候，她已經記不清楚她是怎样把馬羣引到河这岸的山崗上來的，但是她清楚地知道，農庄的馬匹已經得救了。

为了獎勵这个17歲的女庄員的这种勇敢行動，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特地授給她“勞動优秀”獎章，“伊里奇之路”集体農庄管理委員會發給她2千盧布的獎勵金。

各地青年也都紛紛給她寫信，对她这种愛護公共財產的勇敢精神表示贊揚，并且希望她身体健康，獲得更大的工作成就。

（編譯自苏联“青年庄員”雜誌，1956年2月号）

勇 敢

在苏联的阿尔泰山这个地方，有个叫米特拉的小村子，附近有一片草地，是阿尔古特集体農庄的天然冬季牧場。農庄里的放羊姑娘文塔諾柯娃和女孩子畢都，就在这一帶陡峭的大山里放牧着几百只羊。

文塔諾柯娃干放羊的活兒已經多年了，对于这些山的脾气摸得非常熟。有一次，羊羣正安安靜靜地吃着草，突然，她發現山上空的雲彩很快地發黑了。她驚慌不安地說：

“今天要有暴風雪，赶快把羊羣赶回去！”

文塔諾柯娃和她的小伙伴畢都急忙向羊羣跑去。

暴風雪眼看來到了，天气冷了起來，狂風怒号着，空中一片漆黑，小羊兒被吓得哆哆嗦嗦。文塔諾柯娃剛剛把羊羣赶在一起，暴風就卷着雪花吹來了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四下里就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狂風卷着大雪一陣比一陣緊，忽然从附近傳來了狼

嗥的声音，接着就听见有更多的狼都跟着嗥叫起来。

“这些討厭的东西又来了。”文塔諾柯娃說着从肩上拿下了獵槍。畢都也跟着把獵槍拿下來。文塔諾柯娃阻止她說：“你坐着，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它們。”畢都听了很生气：“你想怎麼，要知道，两个人一起对付它們，会更容易些！”說着就搶先冲上去。

暴風雪更加猖狂了。畢都好不容易站定了脚跟，激烈的風雪吹打着她的臉。畢都呼喊着重文塔諾柯娃，可是連她自己都听不見自己的喊声，怒吼的狂風淹沒了她的声音。她向前走了几步，就跌倒在雪里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狼又嗥叫起来，听去就像在跟前一样。畢都透过迷茫的風雪往四外看了一下，發現在不远的地方有两个紅點在慢慢地移動着，这时她連想都沒有想一下，就砰的打了一槍。

文塔諾柯娃也在瞄准着狼羣射擊。可是狼越來越多，为了不让狼有接近羊羣的机会，两个放羊姑娘就輪流着射擊。后来，狼被迫退离羊羣远一点，但是这些凶惡的野獸并不想走開。于是她們倆就一边向着狼羣驅去，一边開槍射擊。

忽然發生一件使文塔諾柯娃更加害怕的事情：羊羣受驚了，慌亂地向風雪中冲去，怎样也攔不住它們。

畢都兩眼含泪說：“跑散了！全都跑散了！”

文塔諾柯娃嚴厲地說：“怎麼跑散了？我們干什麼还在这里待着，快收拾些干粮，追上去！”

道路真难走。猛烈刺骨的冷風，吹得她們寸步难行，風雪眯住了眼睛，連气都喘不上來，但是她們倆仍然坚



强不屈地追赶着羊羣。

一天，兩天过去了，暴风雪还没有停息，羊羣仍然在到处奔跑，两个勇敢的姑娘也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。

文塔諾柯娃問畢都說：

“你感觉困难麼？”

“很困难！”

文塔諾柯娃又問：

“能坚持住麼？”

“能！”畢都的声音里充满了坚定的信心。

其实，她們是多麼想休息一下呀！但是却不能这样

做；她們是多麼想吃點東西，但是面包已經沒有了。她們全身的力氣都用盡了，只要一停下來，兩眼就會不自主地合上。她們很想躺在雪地里睡一覺，那怕只睡一會兒呢！但是，清醒的理智告訴她們，這樣做，羊羣就要受到惡狼的襲擊，而且自己的性命也要送掉的。一種對社會主義財產崇高的責任感，鼓舞着她們戰勝了難忍的疲勞和饑餓，重新鼓起了力量，繼續追趕着羊羣。

暴風雪一連刮了8天8夜，羊羣在山里也東奔西竄了8天8夜。而集體農莊的這兩個放羊姑娘，在這8天8夜里，一邊不停腳地追趕着羊羣，一邊又和惡狼戰鬥着，她們終於保全了羊羣。

到了第9天，風雪停息下來了，太陽照耀着羣山，周圍的一切景色都放射出光芒。這時，人們真難相信：還在幾點鐘以前，這裡曾經是暴風雪的世界。

文塔諾柯娃走到了畢都跟前，望着她那熬紅了的眼睛，緊緊地抱住她說：

“真是好樣的。畢都，你能成為一個最優秀的放羊人。”

現在，當危險已經過去了的時分，畢都卻忽然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疲倦和勞累。她問道：

“我們這是來到那兒了？”

文塔諾柯娃四下望了望說：

“這是休爾達拉村。離咱們村還有80多里。”

×

×

×

為了表揚文塔諾柯娃和畢都的英勇行為，蘇聯農業部獎給了她們“社會主義農業優秀工作者”的稱號和珍貴

的獎品。

在全村人向她們祝賀時，畢都謙遜地說：

“我們只不过做了每个庄員所應該做的事，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不对麼？文塔諾柯娃！”

文塔諾柯娃溫柔地望着自己的伙伴，回答說：“对啊！”

（編譯自苏联“農妇”雜誌，1953年3月号）

不 怕 困 难

头几天，在共青团的會議上，决定要組織两个种芭米的小組，并且指定我和柳芭当小組長。農庄主席也出席了这次會議，他很贊成这件事，并且答应給我們靠近農場的地段。

可是，我一來到柳芭的家里，她的媽媽就對我說了一大套：

“記住我的話吧，孩子，干这件事，要白搭工夫的！昨天晚上，我对柳芭还說過，我們这地方从來就沒种过芭米，只不过是白白糟蹋地罢了，100公頃地可真不是件小事啊！”

我听完柳芭媽媽的話，很不高兴。当然，對我們來說，种芭米是一件不同平常的新鮮事。因此多少也有些怀疑：一下子就能搞好麼？况且还有人在反对我們。但是，農藝師尼娜却對我們这样說：“能搞好！既然我們这里向來沒种过芭米，誰敢說它不能長好呢？从前，莫斯科

附近也不种芭米，現在也种起來了。芭米的生長期普通是90——100天，我們這地方却有140天的無霜期。你們自己琢磨一下：我們這5月里泥土就化透了，若是能够及时播种，就一定能够成熟。”

尼娜是區委委員，我們都非常尊敬她。她從來不空口說白話。同時她又是一個有經驗的專家，曾經因為取得谷物的丰產而獲得“勞動紅旗”勛章。

然而最主要的，還是蘇共中央一月全會給我們指出了种植芭米的必要性。黨的助手共青團開始向种植芭米進軍，我們不能落在同志們的后邊。

了解了工作的意义，以及搞好競賽，這就是工作勝利的保證。共青團區委會為小組長成立了种芭米的講習班。全體組員也參加了農業技術訓練班，學習过种芭米的先進方法。但是，我們最好的最經常的老師是尼娜。她是農藝師，教會了我們掌握工作的本領；她是共產黨員，教會了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不怕困難。

播种前，我們把地耙到10公分深，這時姑娘們發現地里出現了雜草。尼娜建議我們重耙一次，再耙6公分深。

“總共得耙幾次呢？”我問道。

尼娜說：“塔瑪拉，你不能說總共得耙幾次，你看到地里有雜草，這就是說，必須耙第二遍。也可能要耙第三遍。一切都要看情况來決定。”

尼娜叫我們給芭米做營養坯，我們做了5萬個。芭米苗在營養坯里長得又旺又快。營養坯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。因為在播种后天气還要冷很久，地里的芭米苗長得小，出的又不齊。有些地方缺苗；原來土里的叩頭虫把

种子吃掉了，或是小苗被烏鴉和野鼠毀坏了。在柳芭的地里也發現了这种情形。這時，如果我們沒有用营养坯培育秧苗，就必須用种子補种，这样一來，補种的芭米就很可能死掉。但是，現在，我們是能够用营养坯培育出來的秧苗補种了。

但是，我們試种芭米的工作並沒有到此結束。一場盼望很久的春雨，非常使我們高兴。雨下了很久。雨过了，天气一下子冷了起來，潮濕的土地变硬了。

尼娜告訴我們：應該赶快耙地。

我們不同意農藝師的意見，这还是头一次。我們認為：如果進行耙地，那些弱嫩的小苗可怎麼辦呢？它們已經長出了兩個葉，有的長出了3個葉。尼娜當然不會聽我們的。于是，所有的地都耙了一遍。

很快地我們就相信了農藝師是正確的。耙松了土，弄碎了硬土層，芭米就長起來了。

我們和柳芭小組間的競賽，特別是在間苗的時候搞得很激烈。

在間苗的第一天晚上，下工后，我們就跑去找計工員，打听一下柳芭小組做了多少活。原來，她們超過了我們！她們做了0.25公頃，而我們才做了0.20公頃。

我對組員們說：

“我們該好好核計核計，赶快扭轉这种情况，不然，我們就要落后了。”

有一次我們組的卡嘉，望着過來的柳芭，憤憤地說：

“不妨檢查一下她們的工作質量，說不定會有問題。”

柳芭听了這話，覺得很委屈，說：



“好吧，檢查吧！我們并不怕檢查員。可是我們也要看看你們的工作怎樣。”

以后几天，我們小組每天也做到了間苗0.25公頃，赶上了柳芭小組。我們對間苗工作檢查的很仔細，不論在誰的小組里，都沒發現出有什麼缺點。當時，我和柳芭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現在我才看出來，經過一番檢查，只能對工作有好处。

苞米一天天壯實起來，個頭長的飛快。這時，發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：共青团省委會給我們兩個小組長發下了証件，派我們在7月里去參觀全蘇農業展覽會。當我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，連苞米都認不出來了，一個星